

正值中国文联、中国作协成立7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专此发来贺信，向全国广大文艺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总书记高度肯定和评价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文艺事业的良好发展态势和广大文艺工作者的重要贡献，并在明确中国文联、中国作协肩负重要职责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号召中国文联、中国作协深入学习，认真履职，团结、带领广大文艺工作者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努力创作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民族的优秀作品，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贺信与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一脉相承，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文艺事业、文艺战线的高度重视、高度关注、高度信任和高度期待。

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文化的繁荣，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前提，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鲜明标志。历史无数次证明，一个民族强旺的时期，也正是这一民族的文化繁荣的时期；一个民族的精神的强旺与文化的鼎盛，则又必以经典性文艺作品的大量涌现发出先声。

有分量的经典性作品如何被创造出来而又为读者所广泛接受？决定作品分量的因素有很多，有内部动力，也有外部环境。但归根到底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内部因素，文艺作品是经由作家艺术家创造出来的，作家艺术家对创作的投入程度决定着作品的未来面貌。在一个通往“经典”之域的艺术探索的旅途中，作家艺术家手中掌管着一枚打开读者“心门”的“钥匙”，这枚“钥匙”不是别的，正是他（她）作为创作者的态度。作家艺术家的态度之于作品的重要性，正如习近平同志《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的，“最终决定作品分量的是创作者的态度”。

在关切时代宽阔生活中铸就作品的品格

列夫·托尔斯泰曾说：“在任何艺术作品中，作者对于生活所持的态度以及在作品中反映生活态度的种种描写，对于读者来说是至为重要、极有价值、最有说服力的……艺术作品的完整性不在于构思的统一，不在于人物的雕琢，以及其他等等，而在于作者本人的明确和坚定的生活态度，这种态度渗透整个作品。有时，作家甚至基本可以对形式不作加工润色，如果他的生活态度在作品中得到明确、鲜明、一贯的反映，那么作品的目的就达到了。”的确，技术不是根本问题，态度才是根本问题。我们在《战争与和平》等作品中看到的是托尔斯泰鲜明的生活态度，时至今日，形式的“加工润色”已经退到了“后台”，刻在我们记忆中的是那些散发着光彩与真实的对于“至为重要、极有价值”、“最有说服力”的作家对于时代生活的态度。是这种态度构筑了叙事，成就了人物，是这种态度通过历史事件、时代风云与人物命运至今仍打动着我们，而若抽去了作家的态度——他的哲学判断、他对世界的看法、他的价值观，或者一位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总是呈现模糊“骑墙”的态度，那么这些历史与命运的书写则会变得像失去语法规则的文字般支离破碎、毫无生机。同样，作品的分量也会变得轻薄和可疑。

有的作家认为：我生活于这样的时代生活中，我的作品自然会呈现这个时代的生活，而不必去刻意观照时代生活的课题。这样的想法我以为是一种自然主义的而非现实主义的态度。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态度于作品是有害而非有益的。柳青曾表述过这样一个观点，“任何真正的作家，他的世界观和艺术观都可能是外在的，好像摆在他书架上的那些哲学书籍、政治书籍和文学书籍一样。如果书架上的世界观和艺术观和作家精神上的世界观和艺术观发生矛盾的话，那么在生活中和创作中实际起作用的还是后者，而绝不会是前者。”一切艺术创作都是人的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互动。作家的世界观与艺术观的形成并在作品中成型，取决于作家对于时代生活介入的宽度与认识的广度。柳青经由创作领悟到的，与托尔斯泰所言有异曲同工之处，他说，“如果小说面对的题材包括社会生活的广阔性和各阶级人物心理特征的丰富性，那么作者就要用艺术描写的密度和强度，来展开作品的巨大幅度，绝不能靠出现的人物多和故事的过程长。作品布局上的缺陷归根到底是表现作者对题材缺乏深刻理解，对主题思想把握不定。这从根本上降低了作品的质量，任何素描能手和修辞专家，都可能用个别细节描写的雕虫小技，来补救总意

最终决定作品分量的是创作者的态度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重要论述的体会

□何向阳

在对创新创造的孜孜以求中成就作品的质地

任何文学丰碑的矗立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只要读一读路遥的《早晨从中午开始》便知一二。这部副题为《平凡的世界》创作随笔的小册子，记述了一部百万字长篇小说写作的繁难。我仍记得1993年——距今已有四分之一世纪了——第一次读它时的感动，在新华书店书柜前，我站着一口气把这部书读完，像是一块木炭被燃烧的感觉。它太灼热太热烈，令人难以释卷。至今我都认为这部书不仅是解开一位作家创作心理与精神世界的秘匙，而更应是所有有志于创作的青年作家的文学“教科书”。它记述了一位作家在创作前的准备和创作过程中要面对的种种，主题、题材、人物、细节、情感、乐趣、命运以及将它们从无到有、一一实现的劳作的非凡痛苦，当然，它更完整地展现了一位作家对于创作的虔敬而本真的态度。

《平凡的世界》写作过程超过6年，其中的4年都是在准备中度过。《人生》问世之后各方的赞誉并没有使作家飘飘然，相反他避开城市的喧嚣，而选择了在一个叫作陈家山的煤矿“躲”了起来，他的说法是，“尽管我已间接地占有许多煤矿的素材，但对这个环境的直接感受远远没有其他生活领域丰富。按全书的构思，一直到第三部才涉及到煤矿。也就是说，大约两年之后才写煤矿的生活。但我知道，进入写作后，我再很难中断案头工作去补充煤矿的生活。那么，我首先进入矿区写第一部，置身于第三部的生活场景，随时都可以直接感受到那里的气息，总能得到一些弥补。”这种不走捷径、不搞速成，把全部心思和精力放在创作上的态度，我们今天是更多了还是更少了呢？为了写《平凡的世界》中的10年，路遥不仅集中阅读了近百部长篇小说，要知道那可是细细地研读，而且，为了人物塑造的需要，他还找来政治、哲学、经济、历史、宗教、理论以及农业、商业、工业、科技的书，更有养鱼、养蜂、施肥、税务、财务、气象、历法、造林、土壤改造、风俗、民俗甚至UFO等等小册子，在三遍细读《红楼梦》、七遍研读《创业史》的“临考”式的写作准备中，他找来了1975年到1985年10年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陕西日报》和《参考消息》的全部合订本，如此浩大的阅读量所得到的第一结果是——任何时候，他都能够很快查到某月某日世界、中国、一个省、一个地区发生了什么。这是一种什么态度？对待将要写下的100万字的文字，一个作家在写作之前的“吞吐量”则是千百倍于那将要落在纸上的。

说实话，我在读《早晨从中午开始》时，眼前总是出现一个人，他提着装满书籍资料的大箱子奔走在乡村城镇、工矿企业、学校机关当然还有集贸市场。凡是那要在稿纸上出现的，他都要求自己作为创作者不但在新闻报道中能够做到过目不忘，更要在日常生活中眼见为实。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这里早已不是什么比喻修辞，而就是脚踏实地、全神贯注。那时的路遥像一个“孵化器”一样怀着激情和期待不辞劳苦地工作。人物与故事就是在这样的呼唤和磨折中渐次显现的，“他们”的出现对于一直寻找着他们的作家来说不啻是一种难得的回报。感激这回报的最好方式就是以更好的文字回报赐予他的生活。时间对于沉下心来做事的人总是有回报的，当然沉下心的人不是为了回报而进行创作的。真正进入创造的人，往往已入无我之境。那是一种不计一得失、与天地合一的大境界。他已把个人的艺术追求与国家命运紧紧结合在了一起，对待创作的态度从来隐含着对待读者的态度，在对待读者的态度上从来隐含着对于人民的态度。对此，路遥从不含糊。“如果作品只是顺从了某种艺术风潮而博得少数人的叫好但并不被广大的读者理解，那才是真正令人痛苦的。大多数作品只有经得住当代人的检验，也才有可能经得住历史的检验。那种藐

在人民的创造中进行艺术的创造。柳青的这个“对象世界”就是人民。他对人民的真挚、彻底而持久的爱，在作品中表现出的是“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观念，同时也是在对象世界中找到并肯定自己。这种将“我”融入到“我们”的创造，作为一份文学的遗产，深深打动着记述他的后来者。在这一点上路遥可以说是柳青文学遗产的忠实传承者，他说：“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我对中国农村的状况和农民命运的关注尤为深切。不用说，这是一种带着强烈感情色彩的关注。……生活在大地上这亿万平凡而伟大的人们，创造了我们的历史，在很大的程度上也决定着我们的现实生活和未来走向。”路遥在自己的文字中，多次谈到“普通劳动者”这个词，它出现的频率与他文字中的“农民的儿子”出现的频率几乎一样多，在“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问题上，路遥从不模棱两可，他一直以身为普通劳动者的一员而自豪，他视写出反映人民生活与创造的文学并在人民中间获得价值认同为作家最大的光荣。于此，他不断提醒自己，“写小说，这也是一种劳动，并不比农民在土地上耕作就高贵多少，它需要的仍然是劳动者的赤诚而质朴的品质和苦熬苦累的精神。和劳动者一并去热烈地拥抱大地和生活，作品和作品中的人物才有可能涌动起生命的血液，否则就可能制造出一些蜡像，尽管很漂亮，也终归是死的。”所以，《平凡的世界》并非横空出世，孙少安、孙少平与梁生宝有着精神的血缘。从“站起来”的农民梁生宝之后，路遥续写了中国伟大变革中“富起来”的农民故事，小说虽只截取1975年至1985年短短10年，但它因对中国城乡间“立体交叉桥上的立体交叉桥”的改革开放中的最广大的人民——农民人格成长的深度书写，而成为人民心中矗立起的一座新时期文学的丰碑。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国文联中国作协贺信精神

以书画作品缅怀季羡林 记》表达了“天人合一”的深邃之情。牟洁说，以书画扬

本报讯 7月11日，缅怀季国粹的创新形式纪念季老旨在告慰老人。季老留下了2000余万字的精神产品，涵盖了学问人生

的方方面面，我想以传统水墨形式来纪念季老，向老人致敬。未

来，我们一定会遵循季老遗志，为传承、创新季老学术思想以及文

脉体系，做出积极贡献。(欣 闻)

专家研讨散文集《风过留痕》 年作家王洁的散文新作《风过留痕》分为“故乡篇”“爱情篇”“风物篇”“游历篇”“感悟篇”五部分，表达了作家对于生活的丰富思考。与会者认为，王洁的散文感觉细腻，语言清丽，富有灵性与温度。

(黄尚恩)

本报讯 6月30日，十月文学院“名家讲经典”

第十八讲在京举办。诗人、

翻译家高兴为听众解读了

雅洛斯拉夫·哈谢克的长

篇小说《好兵帅克》。

《好兵帅克》以主人公

帅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

的经历为主要情节，通过

使用卓绝的漫画式手法，

准确、深刻地讽刺了奥匈

帝国统治者的凶恶专横、

腐败堕落。高兴表示，作者

是以一种自由自在的放

姿态在写作，这样可以

其发挥出全部的创作力。

哈谢克在写作时肯定特别过

瘾，他借助主人公表达了对

现实的深刻批判。(行 超)

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好人》出版

儿金兴安依靠乡亲帮助和勤奋好

学，最终成长为一名作家的动人故

事，又讲述了金兴安回报乡梓、创办农

书屋的详细经过。这本书也是农家书屋这

一国家文化惠民工程的生动纪实。据介

绍，蒋集镇农家书屋(作家书屋)经历16

年的坚守和发展，获得多个荣誉称号，现

已成为丰富农民文化生活、普及农业科技

知识的宝库。(欣 闻)

素心诗歌作品在京研讨

本报讯 7月6日，由《神州》

杂志社与北京市石景山区作协联

合主办的内蒙古诗人素心诗歌作

品研讨会在京举行，十余位作家、

诗人与会。与会者认为，素心的

诗歌内容涉猎广泛、细节丰富，语

言优美凝练、畅达灵动，意境空旷

悠远、深邃宁静。作者善于用诗

歌还原生活、书写乡愁，其作品既

具有历史文化的深厚底蕴，又呈

现现实生活中的地域特色，玉龙

沙湖等地理坐标成为其创作的不

同选题。作者还力图借助诗歌的

语言艺术构建物质与精神的双重

故乡，这种探索与实践显得难能

可贵。(范 得)

专家学者研讨艺术英语教学

位专家学者与会，围绕高校

艺术专业英语教学的相关

话题展开交流。当天还举行了中

国艺术英语教学研讨会在国戏

曲学院举行。此次研讨会由中

英汉语比较研究会专门用途语

专业委员会、中国戏曲学院主

办，将致力于艺术类学科的

专业英语教学。(王 空)

《舅舅的阁楼》亮相中国儿童戏剧节

多首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不同

风格的华语流行金曲，主创

团队表示，希望通过这些满载青春回忆的

经典旋律，串连起亲之间的情感。

中国儿童戏剧节迄今已举办9届，台

北如果儿童剧团是目前惟一一个每年都

来京参加展演的剧团。同时，该团也多次

邀请中国儿艺的剧目到台北进行交流演

出，促进了双方的携手共进。(王 空)